

復仇的故事

赫·斯米爾寧斯基等著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譯叢

復仇的故事

赫·斯米爾寧斯基等著

金福譯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譯叢

〔文學・藝術〕

〔字數 74,000〕

復仇的故事

定價 ¥4,200

著 者 〔保〕赫・斯米爾寧斯基等

譯 者 金 福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1—10000)

華文印刷局印刷 陸機記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原書名 The Story of the Stairs etc. .
原 作 者 Hristo Smirnensky 等
原出版者 譯自 Bulgaria To-day 雜誌

內 容 介 紹

本書一共收集了十六個保加利亞的短篇小說，大部分是解放後的作品，題材包括範圍很廣，作品的風格也不盡相同。這些故事裏寫到了保加利亞人民在解放鬥爭中的英雄事蹟，解放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熱情勞動，以及保加利亞青年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作者通過了各式各樣的新人新事，反映出了保加利亞新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描繪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大道上邁進着的保加利亞的新氣象。其中有三篇是解放以前的作品，都是諷刺性的現實主義作品。

前記

本書共收十六篇短篇小說，（兩篇作家介紹。）都是當代保加利亞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如伊凡·伐佐夫，我國已有了他的重要作品的譯文；如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赫列斯托·斯米爾寧斯基，我國報刊曾有過一些簡單的介紹。隨着中保文化交流的加強與增進，保加利亞作家和詩人的重要作品將陸續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對於正在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讀者，無疑有其重大的意義和作用。本書所收的十六篇小說，風格各異，但對於新生活的熱愛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奮進的熱情和信心則是相同的。每篇作品所反映的人民的生活極為豐富寬廣，並且色彩鮮明。這兒有過去苦難日子的沉痛回憶，幸福生活的美景，新農村的明媚風光，舊的腐朽的東西逐漸消亡，新的光明的事物像鮮花般生長和開放，從中可以感受一般新生活的香味、熱呼呼的朝氣和不可抗拒的前進的力量。書末所附兩篇作家介紹，也是根據今日保加利亞上所載的資料譯出的，謹供參考。

一九五四、一、二十一，譯者。

目次

前記

使徒遇險記(伊·伐佐夫).....	三
復仇的故事(赫·斯米爾寧斯基).....	二
當瞎子開始看見東西的時候(阿·康斯坦丁諾夫).....	六
最好的禮物(佛·阿潑利洛夫).....	三
爲了和平(伊·芙爾柯娃).....	九
獎章(納·梅塞契可夫).....	七
柏爾瑪學文化(阿·奧沙烏諾夫).....	四
許多奇事中的一件奇事(托·達那伊洛夫).....	五
紅色的鵲(德·馬利諾夫).....	五
在國境線上(米·阿坦娜莎娃).....	六

第一次假期(斯·什維爾涅克).....	七一
最後的三個(克·匹克麗伐諾娃).....	八二
在水底下(德·阿森諾夫).....	九
古老的梨樹根(阿·卡拉里契夫).....	九六
分界線是怎樣消除的(托·達斯卡洛夫).....	一〇四
伊麗娜回到了家裏(阿·卡曼諾娃).....	一四
附錄	

一 赫列斯托·斯米爾寧斯基.....	三四
二 阿萊柯·康斯坦丁諾夫.....	三六

復仇的故事

使徒①遇險記

伊·伐佐夫

在內閣的貼隣，聳立着那座古老的柯納克。這些樣子醜陋的建築，看去好像有些歪斜而縮成一團。老舊的走廊一直向那個鋪着圓石塊的、狹隘的院子那邊通去，高大的木頭大門向西開着，門口站着兩個警察。大門的左面是一座清真寺，右面栽着一棵高大的楊柳樹，它的枝葉垂下來拂着地面，這是這兒唯一叫人看得順眼的東西了。

這一年七月裏的一個晴朗的日子，一羣土耳其警察從這個大門裏一塊兒走出來，在那柯納克面前的狹小的場地上停下來，圍攏來噥噥咕咕地互相商議了一陣，於是就向四面散開走了。

這些警察中的一個，著名的阿里——恰烏希，是一個皮膚漆黑、長了一部鬍子、一張又粗糙又肥胖的臉的土耳其人。他來到了商店區（現在的土高夫斯卡街），狹窄的街道兩旁

①使徒遇險記原題爲 THE APOSTLE IN DANGER APOSTLE 詞原意爲耶穌的使徒，意即傳播

真理和拯救衆人的。

儘是些矮矮的雜貨店和別的店鋪，街上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羣，他打從人羣中間很費勁地穿過去，他不時注意着有些行人的面孔。當他走到脫拉伊柯維奇的小旅館時，就好像他平日搜查旅館時那樣把眼光向四周掃射了一下，機械地把手摸了一下身邊的手槍，確定它是好好兒在槍壳子裏裝着。於是他就開步向這小旅館的大門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個土耳其警察正在向他走過來。阿里——恰烏希在靠近旅館門口的地方停住了腳步等候他。

『找到什麼沒有？』阿里低聲地問。

『我全看過了，找不到這樣一個人。』那個土耳其警察回答說，把一塊手帕拭着頭髮，剪得很短的脖子裏的汗水。

『你有沒有看仔細？告訴你的話都記得嗎？』約摸二十五歲，金黃色的頭髮，灰色的眼睛，瘦個子，中等身材，穿一件黑外套。再到別的旅館裏去看看！首先要注意眼睛，灰色的，深灰色的。』阿里——恰烏希一面擺出了上司的面孔叱責着，一面自己的眼睛還是盯住了那家旅館的門口，注意着進出和來往的人們。

『知道了，阿里——恰烏希！』那土耳其警察回答了一聲，反身又走了。

那兩個土耳其警察談到的人便是凡西爾·萊夫斯基①，他們正在搜捕他。

這位不怕一切的使徒當時假扮了一個羊毛商人從波洛佛地夫來到了索菲亞，準備在這裏組織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後來就因為盜取阿拉伯——柯納克的土耳其金庫而變得盡人皆知。索菲亞警察局接到了波洛佛地夫警察打來的警告的電報以後，就一直在等着他。他們派出了大批的土耳其警察，四處搜尋他的踪跡。阿里——恰烏希是這些警察中最精細、最富機智的一個，他領導這一次搜查已經好幾天了。他隨時向這些警察發出必要的指示，並且把這位革命家的面貌和服裝一絲不漏地描摹給他們聽。

蒂康②（人們都這樣稱呼他）的情形的確是很危險。他勇敢、大膽到不講道理的程
度，深信這些土耳其警察的無能，他富於自信，也許還相信他的命運，因為他不知道多少次都從敵人的爪子底下逃脫了。他既沒有想到警察得到了他的線索，在這個城裏的朋友也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也沒有更安全地把他藏起來。

① 凡西爾·萊夫斯基是十九世紀保加利亞的民族英雄，天才的思想家與組織者，他把他的一生貢獻給了保加利亞人民爲了推翻土耳其的殘暴統治而進行的民族解放事業。他於一八七三年被土耳其統治者殺害於索菲亞。

② 這個字原來是教會裏的執事、副主教，或是工會會長的意思。

阿里——恰烏希把他的銳利的眼光搜索地盯住了伊爾巧咖啡店，那家咖啡店就在脫拉伊柯維奇旅館的隔壁，他決定到旅館裏去以前，先到咖啡店裏去轉一下。

在咖啡店裏有四個人：一個保加利亞客人，他身材肥大，穿着一套歐洲服裝，坐在長凳子上抽着水煙袋；咖啡店的主人伊爾巧，他正在磨一把剃刀；鏡子前面，他的徒弟正在替另外一個客人修鬍子。這個客人背向門坐着，金黃色的頭髮，穿着一件黑色的粗呢外套。

他就是凡西爾·萊夫斯基。

阿里——恰烏希向那個抽着水煙袋的、原來就認識的保加利亞人打了一個招呼，就走到咖啡店老闊面前，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低聲地問：

『伊爾巧，那個旅館裏有沒有一個……商人？』接着這個土耳其人就把蒂康的容貌、服裝詳細地描述了一番。

『我不知道，阿里——恰烏希，我跟那家旅館毫無關係。』咖啡店老闊這樣回答，仍舊泰然地繼續磨他的剃刀。他本來就不認識萊夫斯基，而且也沒有興趣去追問阿里——恰烏希幹嗎要找這樣一個人。

『一個灰色眼珠的瘦個子……』阿里——恰烏希又重複了一遍，機械地向萊夫斯基瞟了一眼，只看得見一個背影。

這兩個人的談話聲音雖然很低，可是在咖啡店裏的人却都聽見了。

那個徒弟的手開始震顫起來，剃刀在手裏搖晃着好像就要掉下來似的。他嚇得臉色也變黃了！這個可憐的孩子是知道的，他正是在替萊夫斯基修鬍子。

可是那個坐在長凳上抽水煙袋的保加利亞大個子，他的臉色變得更厲害，蒼白得像一張紙一樣。這個人名叫赫里斯托·柯伐契夫，是萊夫斯基的朋友，他眼見蒂康今天可要完蛋了。

鏡子裏反映着萊夫斯基的臉，它始終保持着鎮靜、安詳，沒有一絲肌肉顫動一下；冰冷的臉上看不出有一點激動的表情。這種超人的自制力對他是這樣地必要，即使是在他驚險的一生中的最危險的時候也決不會喪失的。

阿里——恰烏希在長凳子上坐下來，點燃了一支紙煙。

「你怎麼啦？赫里斯托先生？不舒服嗎？」阿里——恰烏希看着這位索菲亞人的恍惚而發白的臉這樣地問。

「噢，是……阿里——恰烏希……呃，不！……這是太熱啦……」心慌意亂的柯伐契夫喃喃着回答。

「小心點兒，我的孩子！把剃刀捏緊些！不要刮破了我的臉！」萊夫斯基嚴厲地向那小徒弟說。

那個土耳其人無意地回過頭來向使徒的黑色外套看了一眼，接着就和柯伐契夫開始東一句西一句地打開了話盒子。

「這個混蛋傢伙是想等蒂康修好了鬍子好好看一看他的臉……他完了！」柯伐契夫這樣想。可是蒂康的鎮定和冷靜使他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獲得了勇氣。他腦子裏一閃，突然想起了阿里——恰烏希有一個弱點——他喜歡喝酒。

「來一杯白蘭地吧，阿里——恰烏希？」他問。

土耳其人接受了。

他把二十五打蘭^①的白蘭地一飲而盡，咂了一下嘴唇，一面閃着眼色點頭答謝柯伐契夫對他的敬意。

「熱天喝些白蘭地會使你感到清涼的，」柯伐契夫說，「再來一杯怎麼樣？」

柯伐契夫也不等他回答，就又要了二十五打蘭。土耳其人把這一杯也喝了，用清水咕嚕咕嚕地漱着口。

① 一打蘭合一·八公分。

爲了徹底分散他的注意力，柯伐契夫裝出狡猾的笑臉，開始低聲地向他談起本城一個女人的色情故事來，這個女人是以她的輕浮出名的。這個故事使那個好色的土耳其人眼睛裏充滿了慾火。他又灌下了五十打蘭白蘭地，眼睛也不霎一下。

『現在是他可以悄悄地溜走的時候了，』柯伐契夫這樣想，一面迅速地向萊夫斯基使了一個眼色。萊夫斯基已經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對着鏡子正在整理自己的領帶。

這回可真把柯伐契夫嚇了一跳。他看見萊夫斯基非但沒有立刻溜出去，反而回過頭來把臉衝着這個土耳其人；一面拿出錢袋來付錢給那個小徒弟。阿里——恰烏希無意地回頭來看着他，使徒的灰色的、明亮的、鎮靜的眼睛碰到了阿里的眼睛。

柯伐契夫的頭髮根根都豎起來了。

可是他立刻鎮定了下來。

『你身體好！』他客氣地向萊夫斯基打着招呼，這裏的風俗是應該這樣的。

『你好！』阿里——恰烏希毫不留意地也向他行了一個禮，回頭又和他的朋友繼續談他們的色情故事。

萊夫斯基出門走了。

半小時以後，阿里——恰烏希又記起了他的任務。他離開了柯伐契夫走進了那家旅館，

進行了搜查。他仔細地觀察了所有的客人。

就在這個時候，三個土耳其警察得意揚揚地帶來了五個嚇做一團的保加利亞人，這是他們從各小旅館裏找到後用槍刺驅趕着來的。

這五個人都是金黃色的頭髮而又是穿着黑外套的。

柯伐契夫站在伊爾巧的咖啡店門口，莫名其妙地瞧着這些土耳其人的愚蠢行動之下的受難者。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農民，牽着一匹馱着木炭的馬走過來。

『你們要買我的木炭嗎？我可以便宜一些賣給你們！』那農民喊着。

柯伐契夫向他看了一下，不禁嚇得目瞪口呆。

『萊夫斯基！』他輕輕地喊了一聲，又偷偷地向四周看了一下。

『我不會多要的……要買嗎？隨你說罷，先生！』

於是，那農民又牽着馬走了。……

（今日保加利亞一九五三年第四期）